

夢的實踐

桃園市建國國民中學林晏如

作者介紹

被教學耽誤的搞笑藝人，常被以為是表藝老師的國文老師。喜歡有來有往的課堂互動，希冀能依循於 MAPS 所學的提問三層次，帶領孩子透過文本去探尋自我的生命經驗，建立其對於社會觀點，並將所學運用於生活中。讓所教不僅止於課堂，讓我學實現在生命。現任教於桃園市建國國民中學。

不勇敢的勇者鬥惡龍

一 不勇敢的勇者踏出征途

初出茅廬時很幸運的遇到了陳寶卿老師，老師是一位極富教學熱忱且不吝分享的老師，知道我是第一年教書，時常熱情地與我分享自己班經的方式與學習單的設計，讓我親身體驗何謂真正的「老師」。從老師所分享的學習單上，我首次遇到了心智圖。當時抱著朝聖的心態東施效顰的使用了幾次，但並未真正的了解心智圖的產出的原因與方式。「心智圖有標準答案嗎？」「他跟課文結構表的差異是什麼？」「只有心智圖能幫助小孩建構思維嗎？」「為什麼一定要畫心智圖呢？」隨著第一年摸索的兵荒馬亂，這些疑問逐漸被我拋諸腦後。雖仍舊有設計學習單，但設計的重點多放在「我怎麼樣比較好教」而非「學生怎麼樣比較好學」。學習單成了一種我有做便是「認真老師」的自我安慰，但是否真的對學生有成效，我不知道。

隨著教學經驗的增長，我開始較有餘裕來省視自己的課堂與教學內容。

課堂上，我一直以來的問題是常花很多時間來督促中、後段的孩子是否跟上進度，然前段的孩子便會被我晾在一旁。雖他們並未因此抱怨過什麼，或在我心虛地詢問時，仍善解人意的告訴我他們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再次複習，但我內心始終對他們感到很愧疚。我疑惑，在學習M型化的情況下，程度較好的孩子即使不需那麼多的引導他也能理解，那我的功能是什麼？若程度較弱的孩子連基本文意的理解、擷取、統整訊息都有困難，那我能教他什麼？當這些程度不一的孩子被放在同個班級，我要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，引導他們有效的學習？

教學內容上，我的學習單雖也提問，但我的提問多停留於擷取訊息的層次，小孩能很快地從文章中找出訊息，然後呢？且因每位老師認為的重點不同，為了避免遺漏，故時常將所有重點都放進學習單，導致「萬花叢中都是花」的失焦。也因問題的編排無一定的系統，問題與問題間常是跳躍且割裂的，這些問題讓我的提問只局限於單一課次，而無法系統化的延伸到其他文本。孩子明明很認真上課，但課堂上所學的內容卻無法呈現在成績上。我到底該怎麼教？他們該怎麼學？前路像是失去了指引方向的光明之珠般黑暗。看著他們無助的眼神，我感到很迷茫。於是，我帶著這些問題，找上了由許多前輩勇者所建立的 MAPS。

二 關關難過關關過

(一)迷惑冒險者的魔族森林——我該教什麼？我想教什麼？

來到 MAPS 培訓的課堂，第一次與同組的老師們討論，大家皆不吝惜地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想法，仔細琢磨文章中的每個細節，當我們信心滿滿的發表眾志所成的心智圖時，政忠老師問了我們一個問題：「你們想教的是什麼呢？」。我才當頭棒喝地發現，自己又在「萬花叢」中迷路了。文本分析猶如一座密林，從不同的角度皆可看到不同的風景，單取一幀都能感受滿溢的芬芳。但若我每條路都走、每朵花皆駐足，那便容易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。教學亦是如此，若我們在龐雜的訊息中都理不清脈絡，孩子如何有系統的學習呢？然，我該如何取捨哪些是「花」哪些是「葉」呢？

「文本沒有對錯，只是一種選擇」老師這麼說。文本本身是中性的，我所展示的只是眾多選擇的一種。我所能做的並非只單純地灌輸孩子我的選擇是對的，而是引導他們思考我這麼選擇的原因，並鼓勵他們建構自己的選擇脈絡，這才是他們能從課內延伸應用到生活中的能力。

有了這次試錯經驗，與夥伴們的第二次討論便有了較明確的方向。以〈田園之秋〉這一課為例，我們先決定了要以「戲劇效果」為主軸，依照情節安排、人物形象與戲劇效果等層面來引導學生了解作者為什麼認為「大自然有時很像戲劇」，再依此架構分類與統整線索。

開學後，我將我們共備的成果實際運用在課堂上。經過篩選後的提問設計，因主旨清晰，層次井然，孩子能透過鷹架的引導，在該課龐雜的第一段中，一步步的先篇章全觀，再擷取訊息，進而由訊息中的線索推測作者所欲呈現的效果為何，並說明其觀點與原因。如此，因自身更明確了教學目標，不再是以往什麼都教了，但仍感空落落的迷茫，故較能從孩子的答案中覺察他們的困境，適時給予引導，去蕪存菁的減少亂槍打鳥的無意義抄寫。

網路上的梗圖總說「小孩子才做選擇」，但我想，正因為我是大人，才會懂得取捨。

(二)屠龍密技——我該怎麼教？

決定了教學目標，還需有方法與進程，才能帶領孩子直搗黃龍。

剛開始認識提問三層次：暖身、基礎、挑戰時，覺得跟以往的引起動機、發展、綜合與總結活動似乎沒什麼不同，無非是先以一些有趣的方式讓孩子對課文產生興趣，如〈吃冰的滋味〉就吃冰寫五感、〈聲音鐘〉便帶著孩子聆聽生活中的叫賣聲等。但這樣的設計到了表達抽象情意的課文便會遇到困境，如：〈紙船印象〉折完紙船後怎麼連結到母愛？〈背影〉吃完橘子後，怎麼透過橘子讓孩子體會到父愛？又或是常花了很多時間引起動機，孩子也對這些活動印象深刻，但一進到內容便又回到原點，真正記得的內容了了無幾等情況。

為了避免此問題，老師設計三層次題目的順序是以基礎為始，再暖身、末挑戰。此三層次皆以形式與內容為面向，緊密扣合文本此主軸。每個環節環環相扣，並非是為了暖身而暖身、為了挑戰而挑戰的表演。

然「理知」與「體知」還是有些差距。以三層次中最核心的基礎題而言，一開始的提問設計還屬於「見山是山」的情況。我內心有個「絕對」標準的答案，故我的問題引導常流於「猜謎」。如學成歸來的第一課〈小詩選〉，學生雖能因著我的提示得出答案，然其並未從中明白為何我認為這是標準答案，即使經過說明理解了，也無法由此去建構他們對於其他作品的認識。

班上有位很聰明的亞斯孩子，很在意是否說明合理、答案是否能說服他，時常據理力爭的問我A為何一定是標準答案，B明明也說得通，為何不行？好幾次在說明時語塞，也不禁思考「山為何是山」？要能解決這些問題，並不慌亂的應對，需建立在對文本有足夠的了解。只有更深入的了解其脈絡，才能引導孩子理解，答案為何是答案。

理解脈絡後，怎麼引導呢？以同樣為新詩的〈一棵開花的樹〉為例。這次我參考 MAPS 教學推

廣網站中溫展浩老師的做法，不急著進到詩作分析，而先建構「意」與「象」的連結。首先以日常玫瑰所予人「美麗又危險」的「意」，引導孩子思考玫瑰的什麼「象」讓人有此連結。再以歌曲孫燕姿的〈風箏〉與涂靜怡的詩作〈風箏〉為例，反向操作的請孩子先找出文本中的「象」，從而延伸思考可能的「意」。搭好「意」、「象」的鷹架後再進入詩作分析。

起初憂慮程度較弱的孩子，面對新詩這種較抽象的題目，即使有了上述的鷹架，也可能無法馬上依靠自己的能力完成分析。但又擔心在沒有思考的情況下討論，會一面倒的只採用能力較好者的答案。針對究竟應採共學還是自學的問題上猶豫許久，幾經掙扎後還是選擇先讓他們寫出自己的答案，再以另外的顏色標記討論時所聽到的不同答案。

還好我有放手讓孩子嘗試，在與孩子的互動中發現了「山也可以是山」的可能。在「象」上，我僅列出「花開、花落、花瓣」三項，請他們從詩中依照「能解析出抽象情感或含意」的定義找出其他項目。原本我沒有將「樹」放在答案中，我認為他是願望的具體化，不屬於抽象。然孩子卻由樹「堅實」的特質言其象徵堅定等待的「意」。又如「路」的意，我本覺得此題不好解讀，沒想到許多學生答出「命運、機會、人生的道路」等接近標準答案的答案，更有小孩進一步認為「路」不可單獨解讀，要搭配後文的「路旁」來言。因此「路」雖必經，但「旁」字代表主角僅會在「旁」錯過，而不會進到那人的「生命中」，而得出「錯過的宿命」的「意」。這樣超出標準答案的解讀令我十分驚艷。

我將這些答案放進教學的投影片中與別班分享。孩子們發現自己的答案原來能夠成為範例，便更願意用心的思考、認真的做答。當然也會有少數為了吸引注意而刻意想標新立異的孩子，我並不會在第一時間的制止他，而是引用黃侃先生的話「能破而後能立」，請他們以課文的證據說服我，把重心拉回文本，不隨之起舞。

(三)終極惡龍——共學=分組？

分組一直以來是操作共學時，最令人望而卻步的魔王。一來擔心孩子討論時是否真的有在討論，還是只是聚在一起聊天、抄答案。二來憂慮隨著班級人際網路的固定，由分組所延伸的相關問題棘手、不好處理。三來煩惱進度的把控，一堂課要搬桌椅、換座位、說明、討論、發表，一週只有四堂課，要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中處理完所有的問題？這些難題讓我遲遲不敢踏出分組的步伐，而只小範圍的指定問題，讓孩子們以座位為圓心，與四周的同學討論。

這份不勇敢讓我羞於啟齒。看著同組夥伴們分享的課堂畫面，感到很佩服、很艷羨，但心虛的我總避重就輕的不談自己對於分組的恐懼。直到寒假回流與 MAPS 的前輩徐紫庭老師聊天時，才小心翼翼的向老師「自白」我仍未嘗試分組一事。「有讓孩子們有討論就是一種共學呀」老師的話猶如治癒之手的撫慰了心虛的我，也讓我再次思考「共學」的定義。

「共學」指的是共同學習，分組只是眾多形式中的一種，若孩子能透過同儕的鷹架習得我們設定的課程目標，便不必拘泥於某種特定的形式。透過紫庭老師的提醒，我才發現原來我在不知不覺間，早已克服了「敵人」。阻礙我前進與發現的，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的不勇敢。克服內在心魔後，回頭檢視並統整自己的共學方式，概可分為以下步驟：

- 1 先幫題目分類型。擷取訊息、有明確線索推論、統整等，有標準答案且難易度較低者自學，線索較不明確、無標準答案者共學。
- 2 無論何種題型，一開始會先使用計時器計時自學，無論對錯皆要先產出自己的答案，以鉛筆或黑筆書寫。
- 3 自學時間到後，已完成的同學，可選擇往下操作其他題目，亦可在共學時間引導未完成的同學。未完成的孩子則以座位為圓心，與四周的夥伴進行共學。

此方法的好處有三：其一，能解決我課堂最原始的問題——程度好的孩子被晾在課堂上。他們握有學習或討論的選擇權，可避免部分學生或家長反彈他們的課堂時間花費在引導同學，而非自我的學習上。其二，在人際方面，因保留了選擇的彈性，故沒有參與討論的不一定是因為人際，也有可能是因其主動選擇自學。若其未共學的原因為前者，我們能在巡視時，適時予引導與協助，使其仍能透過鷹架完成學習任務。其三，因以座位為圓心，討論成員至多四位，且不一定是平日的好友，加上時間的限制，大大的降低了分組時的秩序問題。

然惡龍之所以終極，在於解決了形式問題，再來便要處理孩子因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而延續到課堂的被動——不討論、不思考怎麼辦？除了在步驟 2、3 巡視時的正向引導與回饋，以及上文曾提及分享優秀答案的社會性獎勵外，我還搭配了隨機抽籤的發表方式。孩子會因不確定自己會不會被抽到而積極討論。若被抽到後未回答正確，便須先起立。此起立並非處罰，而是未完成的標示。我會不斷提問，其需在下課前答對一題即可坐下。若未於下課前坐下，則須完成趣味的「國文小表演」如：由〈王藍田食雞子〉中動詞組合而成的雞子歌、從律詩結構：首頸頸尾所改編的唐詩舞、〈木蘭詩〉的對鏡貼花黃等。這些小表演不僅增加了孩子答題的積極性，也透過趣味的方式再次複習課程內容的重點，加深記憶。

三 光明之珠——孩子閃閃發亮的眼睛

勇者歷經一連串的冒險後，得到了照亮前路，帶來希望的光明之珠。而照亮我教學之路，為我帶來希望的光明之珠，便是孩子那一雙雙閃閃發亮的眼睛。

「老師，『服輸的精神』這段為什麼不能和『超越勝敗的心胸』合併為一段？」「不是啊！因為這兩個段落雖皆在講輸贏，但所討論的層次不同，所以不能放在一起。」「但是，如果說這兩段是一主題的不同層次，那整篇文章不就也能解釋為同一段落嗎？」這是我在上〈運動家的風度〉時，

下課所看到的風景。幾位孩子在講桌前爭論全文結構的分析，是否有不同答案的可能。看著這個畫面，我想，答案為何已非重點。能讓他們不是為了成績才討論，而是因著最原始的求知本能——好奇所以探尋，便是我最大的成就。

實踐的這一年，我接了兩個後母班，遇到了許多認為與標準答案不同就等同錯誤的孩子。看他們從最初，一說開放討論便低頭翻找參考書、補習班講義，不敢發表意見，閃避與我對視的眼睛。到願意先思考可能的答案，互相討論，再翻閱課本確認答案，雖仍有點怯生生，但開始帶著興味的眼神。到現在能依照提問脈絡，自行查找線索，主動推論答案，閃耀著自信光芒的舉手補充不同答案的他們。當然也有孩子無法在這麼短暫的時間，便有劇烈的成長，但能從原本無神、百無聊賴瞳孔中，看到他們開始願意討論、詢問，那眼中的求知慾，不僅為其學習旅途上的大躍進，亦是我在教學這條「屠龍」道路上最大的動力。

四 屠龍之後？

勇者不會在屠龍之後從此無憂無慮的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，猶如教學並不會因為一時的順利而挑戰結束。回頭檢視自己一年來的實踐歷程，無論是上文提及對於自學與共學的掙扎，亦或是回流時對於「T」科技融入教學的運用等，仍有許多尚待改進之處。但始終謹記「只有開始，改變才可能發生」下一個關卡究竟會遇到什麼？是史萊姆？是惡龍？還是耀眼的下一顆珍珠？只有踏上旅途，才能相遇。

謝謝政忠老師與在前路拓荒的勇者們，建立了 MAPS 教學法，讓我們這些不勇敢的勇者，能依循前人的屠龍祕笈，找到屬於自己的光明之珠。謝謝在 MAPS 遇到的與曾經的、現任的同事們，因為這些屠龍夥伴的鼓勵與陪伴，才能在我迷茫時、受挫時、想放棄時，給予我裝備與能量，補滿血條的再次踏上屠龍之旅。謝謝孩子願意跟著我一起去嘗試，一同討論，共同成長，一讓我得以窺見光明之珠的閃耀。謝謝一年前那明明不勇敢，但仍鼓起那為數不多的勇氣，踏出第一步的自己，今天才能看見這樣美好的風景。

不勇敢的勇者們，和我一起勇敢踏出第一步吧！